

王安忆

流逝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 安 忆

流 逝

责任编辑 金 平
封面设计 曹辉禄

流 逝

王安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25插页 4 字数269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400册

书号: 10118·723 定价: 1.44 元

目 录

归去来兮.....	1
流 逝.....	88
朋 友.....	195
军军民民.....	207
金灿灿的落叶.....	215
小家伙.....	228
迷宫之径.....	251
回旋曲.....	284
绕公社一周.....	291
车往皇藏峪.....	324
B 角.....	341
舞台小世界.....	362
窗前搭起脚手架.....	391
大哉赵子谦.....	417
书后独语.....	449

归 去 来 兮

一

他的名字是一个字——桑。

爸爸告诉他，在英文里，桑——这个音，是儿子，又是太阳。

爸爸是英语教师，过去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现在在家里做私人教师。他是多年前因为身体不好而自愿离职的。他本可以象现在有些人那样，整天拿着工资请病假的，可爸爸不愿意。至于离职后为什么还要当老师，并且是更辛苦的老师，阿桑就更知道了。他只记得八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带着他，背着一个包，包里装着许多用复写纸抄上字的纸条儿和一瓶胶水，上街了。走到最热闹的地方，爸爸便开始往墙上涂胶水，贴纸条儿，还让阿桑帮着递东西。走一段路贴一张。他才上二年级，纸上有好多字他不认识，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麼。他只觉得有点儿害羞，为什么害羞，他也不知道，说不清楚。

淮海路上挺热闹，不少象他这样的小孩子，牵着妈妈、爸爸的手，在街上走着。有的走进电影院，有的走进马兰花童装店，有的拿着刚买的玩具，有的吃着纸杯或蛋卷冰淇淋，有的笑着，有的则在哭着——那只是因为某一项要求未得到满足。在这群人中，他忽然看见他的小朋友，同桌的张泉泉，还有他的爸爸——一个穿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张泉泉叫他了：“郁桑！爸爸，这是我们班上的小朋友。”

阿桑感到脑袋被一个软和的手冷漠地抚摸了一下。

“你在这儿干什么？”张泉泉问。

“没干什么。”

爸爸贴好一张纸条儿，转过身来了，和蔼地笑着：“这是你的同学吗？阿桑。”

“是的。”阿桑有些发窘。他看见张泉泉的爸爸看了看水泥柱子上的字条儿，笑了一下。爸爸朝他点了点头，伸出手，可张泉泉的爸爸没看见，带着儿子走了。阿桑为爸爸伸出的手感到十分难为情，可爸爸却很自然地伸出另一只手，合在一起搓了搓，似乎本来就不是准备去握手的。

爸爸继续坦然的朝前走着，贴着。阿桑却放慢了脚步，与爸爸保持了一段距离，在后面跟着，停着，他忽然感到这街上所有的小孩子，不管是笑着的还是哭着的，都比自己幸福。是的，幸福。并且，都在嘲笑他。他们的眼光，都象那穿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冷淡而鄙夷。他几乎要哭了。

一切不幸似乎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久，阿桑每天放学回家，都在家里看到一些陌生的人，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有些年纪很大了，也有一些不太大的。他们都叫爸爸——老师。他们轮流不息地在这仅有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坐上一个多小时或两个小时，一直到七点钟才离开。有时候，即星期二或星期六，有几个人吃过晚饭来，一直要到十点钟才离去。阿桑困得连连打呵欠，却不能睡觉。因为要等他们走了，把他们坐的凳子推进桌肚，才能架起阿桑的行军床。有时他实在撑不住，便和衣躺在大床上睡着了，醒来时，他却总是已经脱掉了衣服，睡在他行军床上暖和的被窝里。这样的生活至今已有两年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学生也更换了好些，总数却从不曾减少，一旦要是暂时少了那么一两个，爸爸就又会用复写纸抄一些“招生启事”——现在阿桑知道了，这叫作“招生启事”，然后上街去贴。爸爸曾想让阿桑代劳的，可阿桑不愿意。问他为什么，他不说，就是不愿意。爸爸摇摇头，自己去了。

今年年初，每逢星期二、四、六下午，又多了一个学生。这是个小学二年级的女学生，还没入队呢。穿着一身天蓝色的毛线衫裤，黑黑的头发披在肩上，粉红色的腮帮圆圆地有趣地鼓起，象个大娃娃。每回都由一个脑后窝着纂，说苏北话的女人送来，她叫这女人阿姨，那女人叫她真真。阿姨送她来，过两小时再来接她，有时候在边上坐着等她。

爸爸让真真坐在桌子正面的一把圈椅里，这是家里最好的一把椅子。真真坐在那里，很有些象皇后。

爸爸叫她念字母：“A——”

“A——”她念得很用劲，克着嗓子，以至在“A”后面发出了“E”的音。

“B——”

“B——”

“好，念得好！”爸爸夸她。阿桑觉得她念得并不好，如果是他这么念，爸爸就要责备他了。他以为爸爸是在讨好她。

爸爸又让她写，她掏出铅笔盒子，这是一个苹果绿的，盖子象坦克履带似的可以推进拉出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削得尖尖的花铅笔。二年级的小娃娃还不会用钢笔呢！阿桑这个四年级的学生本可以在这娃娃跟前骄傲的，可他只顾着用眼角瞅那个高级的铅笔盒，心里充满了妒羡。

她在一个厚厚的漂亮的本子上写着字母，把a的尾巴翘得很高，象一只难看的松鼠。每一划都是抖抖索索的，很不流畅，写得不好。阿桑没上学的时候，就比她写得好。可他没感到骄傲，只看着她那个漂亮的大本子，那纸张白得发亮。他们小学生从不敢奢望能有这样一个本子。张泉泉曾有过一本，比这还薄，还小。而第三天这本子就被人撕去了一小半，谁偷的？查了很久也没查出来，张泉泉可伤心了。

她写了很久才把每个字母都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可爸爸还夸她。过后，阿桑生气地说：“她写得一点儿都不好，你还表扬。”

“她很小，鼓励为主嘛！”

“我小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桑，儿子，还是太阳。”爸爸微笑着说。

他却“哼”了一声。他听不进爸爸的话，满心认为爸爸是在讨好那小姑娘，满心认为爸爸卑微。

学会字母，开始学“This is a book”的时候，小姑娘开始不安起来。她好奇地眨着眼睛，东看看，西看看，甚至从高高的藤圈椅上走下来，绕过桌子，向爸爸要求，让她在黑板上写生词。爸爸起初企图说服她，让她还是在本子上写——她在本子上写的是那么好看。可她固执得很，赖在黑板前不走。爸爸屈服了。她拿起一支粉笔刚要写，又提出换一支红色的，给了红的，又要绿的。终于满意了。她趴在黑板上，胖胖的小手紧紧握着粉笔，小心地划了下来——没写生词，却写了自己的名字：真真。她是在胡闹，阿桑生气了。可爸爸却是那样的耐心，终于把她劝回座位上，她噤着嘴又拿起了铅笔，飞快地写着生词，写得糟透了。

有时候，她垂着眼皮坐着，怎么劝她，她也不肯念。爸爸拿着课本站在她旁边：“classroom，念呀！classroom，好真真，真真是个好孩子，是吗？”

她噤着嘴不出声，眼皮抬都不抬。

“Classroom，就念一遍，真真念的一定好极了。”

爸爸眼里透着期待、希望。

有时候，她兴致突然高起来，便对爸爸说：“老师，您讲一句长长的外国话给我听，好吗？”

“上课吧，上课吧！”爸爸笑着。

“你念给我听嘛！不念，我不上课。”

爸爸无奈，就只好念了一句。

她拍着手笑起来，虽然一点也听不懂。阿桑却听得懂，爸爸说：“你这个淘气的、任性的小姑娘，什么时候才懂事呢？”

“你再念一句。”

爸爸又念了一句。

爸爸为什么要这样顺从她呢？难道爸爸欠她什么吗？

有一天，他看见那个苏北阿姨送她来时，递给爸爸十元钱，爸爸嘴里说：“急什么，急什么。”可手却接了过来，放进了口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忍不住对爸爸说：

“爸爸，我们没有这些钱就没法子活了吗？”

“当然不是。”爸爸说，一边用力吸着螺蛳，太阳穴上的青筋一跳一跳。

“那就不要吧，不要！”

“你这是怎么了？”爸爸惊奇地回头看着他。

“不要了，不要受那小丫头的气了。”阿桑马上要哭了。

“她还是孩子，什么都不懂，值得这么难过？你可是

比她懂事多了。”爸爸安慰他。

“不！她把你当佣人，使唤你。不要她，不要她，把她那十元钱还给她。朝她脸上扔过去。”阿桑的声音哽住了，含糊不清地嚷着。他愤怒得气都噎住了。

“何必动这么大的气呢？她是个小孩子呀！”爸爸为儿子的激动感到十分惊讶，他不明白这小丫头是如何伤了儿子的心，也不明白儿子的心是那样的脆弱。“你别管她，好好念自己的书，学自己的外语。你会比她有出息的。她太娇了，不用功，发音很糟，这样是学不好的。她学外语本来也只是为了完成一项家庭教养。爸爸呢，也不是只为了几个钱。”

爸爸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是儿子所不能理解的。他一心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痛苦着，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同他作对，都在冷落他，鄙夷他，他是没有一点点价值的。他丢下饭碗，走到一边大哭着，灵魂受着最残酷的折磨。

哭过了，闹过了，一切仍未改变，仍然照常进行着。每周二、四、六下午，阿桑总在学校里拖得晚一些回家，希望回来时那小丫头已经走了。他不想看见她。可他终究也不能拖得太晚了，五点半，校工伯伯就要来锁教室，操场上也空空荡荡没一个人。他还得回家去。有时候，他在家门口遇到真真牵着阿姨的手走出来，有时候他看见她还在屋里坐着让爸爸给她布置作业。而她却似乎是对阿桑有好感的，只要他在旁边，她的眼睛就常常转过来瞅他，瞅他的头发。他那披

在高而白净的前额上的头发天生是卷曲的。因为这，还因为他会说几句英语，同学们都叫他“小外国人”。

有一次，她从他身边走过，忽然站住脚，朝他头上吹了一口气。一股凉凉的却又暖暖的风从他额上掠过，几绺卷发飘起来又落下了。阿桑脸红了，浑身汗毛直竖起来，微微打起了哆嗦。爸爸却在—边笑了起来。阿桑气汹汹地嚷道：

“你还笑——”就再也说不出话了，他真痛苦，痛苦极了，这样地受着屈辱，这全是因为爸爸，可爸爸却笑。阿桑变得沉默了，白净的脸庞上总象是罩了一层云雾似的阴影。细心的妈妈担心地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不说，越发沉默了。

一天，他回到家，小姑娘已经上完了课，可她那个苏北阿姨还没来接她。爸爸让她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等，自己忙着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学生上课，这是个医院里的护士，学习很努力，待人也温和。看到阿桑，总要说：“小伙子真漂亮。”“小骑士风度！”也许她是真心的，可阿桑却以为这是虚伪的恭维。心里常常想：何必要恭维我呢？何必装模作样呢？这么想着，便更加认定人们是在耍弄他，嘲讽他。于是，他总是用冰冷而固执的沉默来回答这个阿姨温柔的微笑。这会儿，她见阿桑回来，笑着说：“How are you?”

阿桑装没听见，走到—边去挂书包，解下红领巾巾摔在床上，然后就往外跑。爸爸却叫住了他：“阿桑，你陪小妹妹玩—会儿。”

回头—看，真真正正站在黑板边，用—支粉笔在上面画房

子和小人头。这小丫头似乎特别喜欢黑板粉笔。当然，孩子们都这样，因为黑板粉笔是老师使用的工具，所以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爸爸无可奈何地看着真真，为难地求助于儿子。

“可是，我能陪她干什么呢？”

“你不是有小人书吗？”

“我喜欢看的。”小姑娘在边上听见了，响亮地说。

“好，好，那就跟小哥哥玩去吧，好孩子。”爸爸高兴极了。

阿桑一言不发，转身朝屋子角落走去，小姑娘跟在他后边。他从墙角小书架上抽出一迭《小朋友》。

“我看过了，我也有的。”小姑娘翻了一下，便推在一边。

他抽出一迭彩色图画书。

“我也有的，看过了。”她又推在一边。

他抽出一迭连环画。

“我看过了，看过了。”

他又抽出一迭。

“我们家有。”她眼睛还盯着书架，可书架上已经空了。“没有了么？”

“没有了。”阿桑冷冷地说。

“《丑小鸭》你有吗？”

“没有。”

“《野天鹅》呢？”

“没有。”

“《卖火柴的小女孩》呢？”

“没有。”

“是吗？那本书最好看了，画得特别漂亮。小女孩的头发金黄金黄，这么长！你看呀，这么长。”小姑娘好心好意地描绘着，阿桑却听出了无限的嘲弄和轻蔑，他扭过头去不理她。真真很扫兴，不说了。

“小哥哥。”过了一会，她又说话了，并且亲亲热热地叫他小哥哥。

阿桑不得不扭回了头：“干什么？”

“你的头发……”

“头发怎么啦？”他粗声说。

她不再说话，好象是被吓住了。可是忽然之间，她伸出小手，拨了拨阿桑的卷发。阿桑“啪”地打了下她的手，她“哇”地一声哭了。

“怎么了？”爸爸和那个护士一起回过头。

小姑娘伤心地哭着，什么也不说，用手背揉着眼，也许她有生以来从不曾受过这样粗暴的对待，她实实在在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阿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拉她的头发。爸爸拖住他，小姑娘反倒不哭了，许是吓坏了。

“你疯了，怎么能打比你小的人？”爸爸生气地大声

说。

“她侮辱了我的人格。”阿桑大叫着。

“你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爸爸又好气又好笑。

小姑娘倚在角落里，惊惶地眨着水汪汪的眼睛。她实在是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侮辱了人家的人格，什么是人格呢？

真真的那位苏北阿姨来了，这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劝说着：“先生，你别怪小弟弟。咱们真真也很调皮的。”她把真真领走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爸爸，妈妈，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一起数落着阿桑：“越过越小了，和这么点儿的女孩子吵架。”

“男孩子，气量要大呀！”

“真是个孩子。”

都以为这是一场孩子气的纠纷，吵过了，打过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一切照常进行着。真真仍然每周逢双来上课，依然是很糟的发音，很糟的书写，同样糟的语法。她学得越来越没兴趣，可她父母却执意要让她学，为了完成她的教养。只苦了老师。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苏北阿姨自个儿来了，说小姑娘扁桃腺发炎了，请一次假。阿桑感到很高兴，他巴不得她的扁桃腺永远发炎。妈妈也有点高兴，她高兴的是爸爸可以休息半个下午了，这几天，爸爸的心脏不大好呢！只有爸爸自己不怎么高兴，他象是很不安，在小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踱来踱去，一直到下一个学生来上课为止。

到了下星期二，真真又来了，上完课后，爸爸说：“真

真，你少上了一堂课，要补上才行呢？”

“嗯。”真真扭了扭身子，一脸的不愿意。

“明天下午，再上一课，好吗？”

“不，明天我要上学习小组。”

“那么星期五？”

“星期五？嗯。”她装模作样地想着，接着便拨郎鼓似地摇起了头。“不行不行，星期五下午，要上钢琴课呢。”

“星期天吧！”

“星期天，我总是要看电影的。”

“上午看，就下午上课；下午看，就上午上课。我等你一天。”

“嗯——”真真找不到理由了。

“好孩子，星期天来，啊？”

真真撅着嘴走了。她一走，阿桑就跳起来了：“爸爸，她不愿上，就不上。你干吗这么求她呢？这么想给她上课？”

爸爸看了他一眼：“不劳而获，会使我感到羞耻。懂吗？”

“如果你会感到羞耻，就不要干这种低三下四的事了。”阿桑几乎是恶恨恨地说道。

“阿桑，不许这么没规没矩。”妈妈说话了，“爸爸辛辛苦苦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些。”

“那么从今天起，我吃白饭，不吃菜！这样挣来的钱，

我决不花。”

爸爸沉默了一下，看着儿子，慢慢地说：“要是一个人，不被别人需要，他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和尊敬，他会生活不好。一个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况且，爸爸既不愿躺在家里拿工资，又要让你们生活好，就……你现在太小，还体会不到这些，可是你要努力去理解，去懂得，儿子。”他走过去，抬起手要抚摸阿桑的脑袋，阿桑一扭头让了过去。

星期天下午，真真来上课了。她刚看完一场电影《骄傲的公主》，由她爸爸直接从电影院送来的。她爸爸年纪不小了，头发几乎全白了。真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么年幼的女儿。但他却修饰得十分整洁，文雅而有礼貌。要“老师”以后有机会一定上他们家玩，还邀请了阿桑。并且一再嘱咐女儿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但在他的彬彬有礼的态度里，却有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谁都能感觉到，而阿桑的感觉尤为强烈。他走到门口，真真高声叫道：“爸爸，早点来接我。”

阿桑冷笑了一下，心想：“这里成幼儿园了。”

爸爸开始上课了。真真因为刚看过一场电影，情绪非常兴奋，思想老不能集中。而且似乎总在暗暗地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把头昂着，眼珠斜到这边眼角瞅瞅，又斜到那边眼角瞅瞅，嘴巴一撇一撇的念念有词。可能是在扮演刚才电影里那个骄傲的公主吧。老师把课文讲了好几遍，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回答问题完全是文不对题。一篇短而简单的课文怎